



8

第三十五回

劉玄德遇司馬徽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
觀之席上不見玄德子龍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
引軍望西趕去因此火急綽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
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
謹細之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
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引着軍馬圍捕瑁曰九郡
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也說得是雲曰汝
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

子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三百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已入城去子龍拏把門軍追問皆說飛馬出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痴想此濶濶不覺一跳而過豈非弄意也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真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字耶小童曰俺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

其不如也

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曰我師父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州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那林中便是庄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葉統來相探坐于樹下同講論典云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得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

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
忽起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
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襟尚
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
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敘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
見架堆萬卷詩書窓外盛栽松竹橫琴于石床之上清氣
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
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
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
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聞將

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于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
不齊命途多蹇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得其人

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

也直得賣弄可憐可憐

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張
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
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
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己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
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
傑也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也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
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

霸之根基如此則爲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物
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
時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
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
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
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子遺者不
久則景升逝矣景升逝則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所
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

今天下之全才盡會于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
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

雛何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

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却喚小童具飲饌相待

留于客房內宿馬喂于後院玄德因水鏡之言睡不着約

已更深忽聽一人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密

聽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

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

故棄之其人答曰善善而不能去故遺書

以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于戈競起

禍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携美玉作磚石貨
這班人何故如此可笑可笑
十人問以取其辱乃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
不亦謬乎子貢云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劉景升耶其人
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
鳳雛也候天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誰水
鏡曰邇來投明主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
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今世上好好先生又不如水鏡只言好好玄德拜請水鏡
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
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正談

論間小童來報庄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軍引數百人圍
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
回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
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
請玄德上馬恐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
馬投新野而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到玄德視之乃
張飛也就跟隨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也雲
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

必投書與荊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表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免死表恨不息孫乾告曰不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不敢赴荊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回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孝自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郭外坐下騎的盧馬玄德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爲泉下之

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叔侄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絲烏履長歌而來歌曰

癡子、癡子、竟道、出吾、意、中、事、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四海有賢
今欲授明主聖主搜賢兮却不知吾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穎

穎上即今河南穎州

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

托未敢輒造故行歌于市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于廳下單福曰此馬

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跳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無事玄德喚從者教點湯福曰吾聞使君適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吾自穎上到此間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民恤物之驗

也玄德拜單福爲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荆襄就看動靜虛實以爲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有謀許昌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擒將

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
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之地只見山後塵頭
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軍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角玄德
出馬于門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
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曰吾有何罪曠
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之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
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于馬下呂翔引軍便走
行無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爲首大將橫刀躍馬而出乃關
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奪路而走後面關公迤
邐追襲又行不到十數里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

出馬乃燕人張翼德直取呂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
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飛手下軍士盡皆擒
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
回見曹仁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餘
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
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勦捕
此爲上策曹仁曰不然目今二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
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吾與汝擒
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李典知事不可輕視仁曰汝怯也典曰兵法
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其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

日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擒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汝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

總評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不好人何故定欲做好好先生也然當此世界却又不做好好先生不得若不做好好先生便不好了好及不好不好及好奈何

第三十六回

徐庶定計取樊城

曹仁忿怒意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投新野來先差人于河岸收拾船隻準備渡河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雖隔白河可唾手而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也吾必擒曹仁矣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李典出

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在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正欲斬時。諸將苦告方免。曹仁教李典爲後軍。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畢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

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亂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住。如不

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筭定了。」却說曹仁盡起軍士，爲前隊。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來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一尋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張翼，德也。引衆掩殺，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水中泮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關雲長也。兩

軍混戰，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了一陣。因此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于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寇封侍立于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之甥男，寇封也。精熟武藝，父母雙亡。泌乃母舅，在此倚傍學業。本羅喉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爲嗣，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

德曰吾待爲子彼必待我爲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玄德
 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
 德領衆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于
 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
 長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
 單福果何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
 中平末年曾與人報讐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有吏問其
 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于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雖有識
 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易姓名逃于他處于是
 感激乃踈巾單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

論此人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
 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惜乎賢士
 歸于劉備必助羽翼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
 召來不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
 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過母年老無人特養可
 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
 使人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而來丞相親自款待而對徐
 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
 負却朝廷正猶美玉落于淤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
 付筆劄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

左右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聲而言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湯之德况又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却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恥如何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代之罵名乎言訖投筆于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將斬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昱入諫操曰徐母毀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搭地以助劉備而盡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也操然之遂送徐母于別室養贍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弟時常送物必具手啟徐母亦作手啟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

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書曰詞亦肖妙手妙手言汝昔反下于繆綬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湧泉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荊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夤夜

至司馬水鏡庶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說劉

元直玄德都是人傑

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于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老母被曹操奸計囚于許昌將欲垂命特書來喚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事使君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歸尚容再會玄德哭日子母之道乃天性也元直無以備爲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許昌盡知我軍中虛實若使此人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

孫乾小人以小人度君子也

苦留休教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母死必與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乃是不義也吾寧死而不爲不仁不義之事也衆皆感歎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沾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也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于郭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出郭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勸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

不幸半途而別實爲母之故也調好君臣縱曹操逼勒事之終身不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基者以此方寸也真情真話元直大賢今以失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何心灰如此也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如先生者庶曰吾樗櫟庸木非樛棟也使君可求樛棟以佐之玄德泣謝徐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休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彼各上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

生此去。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等勸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趕庶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來。莫非

敘出別離情況丹青妙手也

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

必有主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

非忘之也必如此荐荐得着

陽城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君可與其請來。

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比庶也。使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

也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

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

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吾比

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

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

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

真爲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從叔父玄爲袁紹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與弟均躬耕于南陽。好爲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岡。故自號爲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龐德公之所言也。玄德踴躍而長歎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

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岐哭別兩情濃。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卧龍。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下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衆將回新野。便具卑辭厚幣之禮。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馬入庄。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事故。庶曰。庶本

要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來召乃捨此而往古之豪傑背地為人誠切如此今之小人背後推謗毀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拂袖而入庶乃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而赴許昌見母未知玄德來請孔明還是如何

總評

徐元直不奇其母大奇真元直之母也可敬可敬若是單福又安得此母乎一笑一笑

元直畢竟是大賢能薦已以上之人今人見已以上者百方排擯萬態叢非惟恐其見知當世掩已聲名

以徐庶薦孔明視之真大瑜不如也

第三十七回

劉玄德三顧茅廬

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諸葛亮有
王佐之才自趨程赴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
程昱等一班謀士出來迎接入見操恭拜禮畢操曰公乃
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勿自逃難遊
于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
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侍奉盡人子之道吾亦得聽
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于堂下徐母大驚曰
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于新野從事劉豫州偶得母書故

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曰辱子飄蕩江湖二十餘年吾

以為汝習儒學業日有進益何其友不如初也汝自幼讀

書須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

玄德仁義布于四海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胄吾以為汝

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

暗自取惡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

宗之徒空生于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伏于階下不敢仰

視母自轉于屏風後少時人忽報曰老夫人自縊于梁間

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史官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

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刻肺腑讚美豫州毀陵魏武不畏

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机作

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賢哉留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于地良久復甦曹操使人賫禮弔畢破木

為棺槨親往祭奠厚葬于許昌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

之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

往冀州引鑿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內教練水軍

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

劉玄德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只聽得把門人報

門外有一先生峩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

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
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仙顏軍務繁雜有失拜訪
幸臨光降大慰仰慕之思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
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取回
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大賢雖遭曹
操囚下他安肯持書喚子此書必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
尚存今若去之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
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
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便罷又惹他出來嘔血也
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陵崔
如何知道

如、何、知、道、
好、隱、語、自、然、有、道、者、之、言、凡、耳、

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
處學業此四人務于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畧每晨夜相

隨孔明自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

守也衆皆問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可見其人

之志也玄德曰何潁州多賢乎徽曰昔有殷墟善觀天文

見群星聚于潁分對人曰其地必聚賢士後人有詩曰

蜀郡靈槎轉豐池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出西秦未

到三台輔曾為五老臣今宵潁州客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于隆中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

才不可量也時有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

才不可量也時有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七

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

孔明寧不如管樂勿為司馬德操哄弄也

太過也微曰孔明安敢妄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

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微曰可比與周朝八百餘年姜子

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微就下階相

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微仰天大笑雖臥龍得其主不得

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

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人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

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碁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

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君高眠臥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人所作農夫

曰此歌乃卧龍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住于何

處農夫遙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

疎林内茅廬中即諸葛亮先生高臥之地也玄德謝之行

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單道卧龍居處

遂賦古風一篇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

詩亦通

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

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睡未起修竹交加列翠屏

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
扣戶蒼猿時獻果。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裡名琴藏古錦。
壁懸寶劍掛七星，廬中先生獨幽雅。閑來親自勤耕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玄德來到庄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
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

童子便是妙人了

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童
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
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數
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德曰：『更

待片時，雲長曰：『不如暫歸，却再使人來探。』未為晚矣。玄德
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尋訪，遂上馬別茅

廬，約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稱羨不已。果然山不高

善敘景物固是妙手

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
篁交翠，猿鶴相親，觀之不已。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
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其頭帶逍遙烏巾，身穿青布道袍，
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慌忙
下馬向前施禮。先生莫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
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吾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
是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一言。」

人對坐于林石之間。閑張侍立于側。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棄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能無亂，亂極而入于治也。如寒盡則暖暖，暖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兵襲秦之亂而入于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于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

此乃治極似設帳入于亂也。方讀葉者今禍亂之始，未可定求，豈不聞天生

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聞大道不足而化為術術之不足，而化為德德之不足，而化為仁仁之不足，

而化為儉儉之不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三皇

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三王三王不足，

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

足，而化為曹操孫叔與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羣生，此

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

見孔明而使之幹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謝

日遠蒙先生見教不知孔明往于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于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是爭奈漢室將危社稷踈崩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室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能不治亂扶危爭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時值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

回報曰諸葛亮已在庄上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

書豈不聞孟子有二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目閉其門

也孔明命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未知見

否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中天氣嚴寒彤雲密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赴隆中求訪孔明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

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
老張快人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
正欲教孔明見吾慙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
七張活佛死且不怕尚懼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
言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見路傍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
立馬于酒旗之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
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伸廣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
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
血標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

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
關馳騁誇雄辯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
有何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尚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又一人擊卓而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宇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未久火德衰
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傍又見妖虹降玉堂
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萬里皆鷹揚吾儕大嘯空拍手

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萬古名不朽
若是孔明如此又不好矣然處處孔明亦足見玄德之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臥龍先生遂下馬入
誠也店見二人凭卓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

奇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卧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公欲
尋臥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領豫州牧見居新
野城今欲見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面白者曰吾等非
是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州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
威皆隱居于此地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匹敢請二公
同往臥龍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是山野慵懶之徒不
省治國安民之事空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龍矣玄
德辭二隱者上馬投卧龍岡來到庄前下馬扣門童子出
門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讀書玄德遂
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于萬里兮無玉不棲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
依自耕于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于琴書兮吟咏乎
詩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遲展經綸于天下兮開創
滋基。救生靈于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
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
稱薦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見尊顏實
為萬幸。那箇少年那裡便是卧龍慌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
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卧龍耶其人曰臥
龍乃二家兄也道號臥龍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

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某躬耕于
此某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處閑
遊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閒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
二人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于江湖之中或訪僧道
于山嶺之上或尋朋友于村僻之中或樂琴棋于洞府之
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
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旣先生不在
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已親詣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
德遂問曰備聞令兄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
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

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
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
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慙懃之意也均遂
具文房四寶劉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歲經兩
番相謁不遇空回惆悵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備漢朝苗
裔泰居皇叔濫當典郡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覩朝廷
陵替綱紀崩摧當羣雄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
肺俱酸肝胆幾裂雖有匡濟之忠誠柰無經綸之妙策
仰啟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才施子房

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欲求一見而不可
得再容十日齋戒薰沐特拜尊顏乞垂寬覽鑒察幸甚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再拜

玄德寫罷通與諸葛均均送出庄門外玄德再三慇懃致
意均皆領諾入庄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
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
後隨帶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
誦梁父吟詩一首

一夜非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山川舊仰
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

老衰翁盛感皇天祐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玄德聞之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
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
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
德問曰遠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何人所作黃承彥答
曰老夫在女僭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纔過橋偶望
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彥曰便
是老夫逕來看拙女小婿也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
歸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岡悒悒不已後人有詩單道
風雪訪孔明其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
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卧龍岡
見說南陽隱士賢相隨不見又空還野猿怯冷號林麓
塞鴈驚寒下水灣着地亂雲迷草徑搖天殺氣撼柴關
蕭蕭鞍馬歸來處一望瀟漫雪滿山

玄德回新野之後荏苒新春命卜者揲著擇日已定遂齋
戒三日薰沐更衣準備鞍馬車仗再往卧龍岡謁孔明時
関張聞之不悅乃挺身攔住而諫其言還是如何

總評

崔州平所言大是有見只不合說出說出便似能言
鸚鵡終不濟事耳到底孔明雖出也不曾濟得恁事
又似不及州平之先見云

梁父吟末句云獨嘆梅花瘦何等清韻有俗士改之
曰盛感皇天祐如此則不成梁父吟矣嗚呼俗士可
與言詩文乎哉

孔明粧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如張翼德果然老
實也呵呵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亮出茅廬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閑張諫曰兄長

二次親往茅廬相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虛聞其名肉

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

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

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

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返方得一面而况于吾

欲見孔明大賢耶快○人○心○閑公聞此語曰兄之見賢如文王謁大

公也張飛曰哥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

三國志
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爲大賢僻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哥此也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爲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姜子牙子牙不顧文王文王侍立于後日斜不退子牙却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既是哥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張飛應諾于是領數人往隆中比及到庄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庄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均長揖一聲投

山路而走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

老張是

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辭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

知也來到庄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

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

玄德曰教且休報覆分付閑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

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臥于草堂几

席之上玄德叉手立于階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閑張立

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待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

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于階下那廝高臥推睡不

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急忙扯住飛

怒氣未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離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

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

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

頭帶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飄

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鄙徒涿郡之愚夫

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非常兩次至仙庄已書賤名于

文几未審覽否孔明答曰南陽田夫觸事踈懶屢蒙將軍

枉駕降臨下情不勝感激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

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有憂民憂國之心

但恨亮年幼才疎不能治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

之言徐元直之語豈有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

教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以譚

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將軍捨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

玄德曰夫大賢學成文武之業可立身行道于當時揚名

于後世以顯父母此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堯

舜之道此乃為忠也先生抱經世之奇才而甘老于林泉

玄德一曰詩書大俗物也

之下恐非忠孝之道孔子尚遊于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開備愚鹵而賜教之實為萬幸言罷又拜孔明笑曰將軍既欲聞愚論當盡剖露于衷願聞其志玄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定○算○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

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

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畫一軸挂于正堂指而言曰乃西

何為後理

蜀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千里，民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天時地利人和分得沒埋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取西川建皇都，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觀青天耳。但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者，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在人世，劉璋有甚不及，只在自已家裡做事。曹家、孫家則不取，非立業之主。久後亦必歸于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這笑後人無敵道是孔明有用發一笑笑也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史官有詩讚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願將弱主自匡扶。
片時妙論三分定，一席高談自古無。
先取荊州興帝業，後吞西蜀建皇都。
要知鼎足為形勢，須向茅廬指畫圖。

南陽諸葛亮高坐論安危，談笑分三國。
英雄鎮四夷，孫權承地利，曹操得天時。
獨許劉玄德，西川創帝基。

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興仁義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

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救濟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

衣襟，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軍若不相棄，願效犬馬之

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謝獻上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

英雄罪也
之詞以往百
英雄罪也

孔明受聘造箇樣子却與今人暗合也

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歸立成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為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歎白頭

漢光武曾三宜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

不出草廬也汝可躬耕于此以樂天時勿得荒蕪田畝待

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歸隱于此以足天年均拜而領諾

後人有詩為證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獨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後

星落秋風五丈原

杜工部言孔明欲罷不能也有詩曰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計南陽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曾子固有古風爲證。

高皇手提三尺雪。砮礮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
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開洪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庶。
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
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方年怯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
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雷風。
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同載而歸于新野。食則同卓。寢則同榻。終日

議論。心胸開悅。共議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居冀州。作玄
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
實容作良籌。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還是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爲討虜將
軍。自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重用謀臣。開賓館于吳會。顧
雍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
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
闞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行邑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
一人乃汝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人也。

姓朱名桓字休穆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
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一人乃會稽義陽
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續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吳名粲
字孔休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號鳳雛先生
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甚厚又得智將數人一人乃
汝陽富陂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
陸名遜字伯言一人乃瑯琊莒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一
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人乃廬江安豐
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人
物天下稱之時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臣往江東命

孫權令子入朝為官以隨大駕權猶豫未決引周瑜等請

吳夫人前議論張昭曰欲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

鎖字奇

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令去恐操興兵來下江東勢必

危矣周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

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

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廣

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

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

周郎是有見識人

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遣徐徐觀其變若曹氏
 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將軍韜畧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
 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
 子也汝以兄事之勿遣子為質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
 但正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時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兵
 具舟西伐黃祖戰于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騎將
 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其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
 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風色不利遂收
 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為

人性急醉後鞭撻士卒有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員二
 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
 媯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却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

殺孫翊彼時諸將縣令皆來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

氏極聰明顏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大凶不

可會客翊不聽遂與眾大會至晚筵散翊素手送客邊洪

帶刀跟到門外洪即掣刀砍死孫翊媯覽戴員二人拿邊

洪明正其罪碎劓于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

之覽見徐氏美貌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冤訖汝當從

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尚猶未月汝可待至晦日設祭

賢員固惡然邊洪之死實天理也

好老婆人該討一個

祀那時除其夫。幸作親不遲。覽容之。徐氏暗喚心腹舊將孫高傳。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之。媯覽戴員二將謀殺夫主。只歸罪于邊洪。應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媯覽又欲霸妾妾已許許。以安其心。欲得汝一面。差人去報吳王。當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望二將軍想妾夫之面。雪此讐辱。特以哀告。言畢再拜。孫高傳嬰聞之。泣淚而答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未就不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願報府君之寃耳。徐氏遂令孫傳二將引心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傳先差人報知孫

徐氏不獨美貌其權智節義更夫也

權至晦日。孫傳二將先伏藏于幃幙之中。徐氏于堂上哭泣。祭祀除服已畢。却于靜室薰香沐浴。濃粧艷裹。言笑自如。若媯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妾入請覽上坐。設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密室拜覽。却纔一拜。徐氏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八即時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于地。隨請戴員赴宴。員入內。來到廳堂。早被孫傳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復穿孝服。就將媯覽戴員首級祭于夫靈之前。哭哀不已。吳主孫權自領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已將媯覽戴員二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一箇。遂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各加賜金

帛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問老小皆

娘徐氏權智孔明公瑾孟德仲達俱遜一籌千古一人

稱徐氏之德後有史官詩讚曰

為古一人也婦人云乎哉

義節俱全守此身報冤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輩
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十餘隻拜周
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
吳夫人病危權入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至吳夫
人曰我本吳地人也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錢塘聘嫁
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
權又夢日入懷令人卜之言夢日月入懷者大貴也不幸

孫策早喪今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
持吾子吾死不朽矣今病危囑以後事願子布公瑾以師
傳之道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東黃祖有累世
之冤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萬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
之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如同
我也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汝若不
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具棺槨衣衾之美
嚴陳祭祝衆皆哀泣葬于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
天氣和煖孫權張昭周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見
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雪恨何待期年

權持疑未定北平都尉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矣必有事務蒙曰某把龍湫水口忽見江夏

江夏今屬武昌

舟傍岸視之人馬十餘乃黃祖手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

某姓甘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寧爲吏

舉計椽被蜀郡丞屈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

輕薄少年爲之渠帥聚衆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

銅鈴縱橫于江湖之中人聽鈴聲盡皆避之乃遂聚少年

壯猛英雄勇士八百餘人作事往來山中劫掠下任官吏

好名色

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人皆被錦繡時人皆稱爲錦帆

賊所到之處如不接待放火殺人如與交歡誓不相害後

悔前非改過自新引衆人去投劉表見表事勢終必無好

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投東吳被黃祖在夏口軍

不得過乃羈留住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

却得甘寧之力救得祖到夏口待寧如初他今經數年有

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曰寧是劫江之賊不可

重用因此讐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

蘇飛荐人其能爲人到底大賢大賢

曰吾薦公數次奈何王將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

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你

爲鄂縣長爲去就之計就與臨時轉宛平寧因此得過夏

口欲投江東誠恐恨而不留蒙說主公求士如用安記舊

誓耶。况兼各爲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爲誓以保之。寧遂
召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釣鑿。孫權大喜曰。吾得興
霸之來。要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
權曰。吾得興霸。大稱心矣。豈有誠恨之理也。君勿疑焉。願
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
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
表。旣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于操。若遲緩。而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
祖。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併乏。左右欺弄。務于貨利。侵
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頗廢不修。怠于耕農。軍無法

伍。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卽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
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吾國
空虛。若果行軍。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國家以蕭何之任
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古人乎。孫權舉盃勸寧曰。
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
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爲大
都督。搃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甘寧爲副將。權
自領兵後援。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祖有細作探知。報來江
夏。黃祖慌忙聚衆商議。令蘇飛爲主將。陳就鄧龍爲先鋒。

誓耶。况兼各爲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爲誓以保之。寧遂
召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釣鑿。孫權大喜曰。吾得興
霸之來。要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奈拜已畢。
權曰。吾得興霸。大稱心矣。豈有誠恨之理也。君勿疑焉。願
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
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
表。既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于操。若遲緩。而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
祖。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併乏。左右欺弄。務于貨利。侵
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于耕農。軍無法

伍。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卽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
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吾國
空虛。若果行軍。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國家以蕭何之任
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古人乎。孫權舉盃勸寧曰。
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
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爲大
都督。搃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甘寧爲副將。權
自領兵後援。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祖有細作探知。報來江
夏。黃祖慌忙聚衆商議。令蘇飛爲主將。陳就鄧龍爲先鋒。

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沔在江夏沙羨縣城中今漢陽是其餘小舟盡屯灣港內。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并大索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進。艨艟上鼓嚮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百餘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全副衣甲，手執鋼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甘寧飛上艨艟，砍死鄧龍。陳就棄船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甘董二將放火燒船，有艨艟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一

刀當胸砍翻。蘇飛岸上引兵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其勢不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到來，手腕初交，挾飛于馬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萬嗣，猶輕命左右。檻車盛之，待吾活捉黃祖。一發回江東。往墳上享祭未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星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黃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以天時屬操地

入屬玄德孔明



